



《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软实力建设》
胡键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的专业领域，研究对象从来就不是城市，城市只是我生活、工作、研究的环境，因此我写这本书实际上完全是业余之举，这本书也并非专业之著。正因为非职业也非专业，因而写作起来就没有任何负担，非常轻松。在写作中我会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到北京、从1949年到今天，关于城市工作的确有几次重要的转型。

城市的三次转型

城市的第一次转型是“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这次转型是因为革命胜利，党从长期活跃在农村到第一次正式进入城市，我们的确需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这个阶段，城市管理和城市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经济，使城市成为物质财富比较充裕的地方。在相当



“雕龙”现身与“飞龙”跃出

●黄维樑

“雕龙”在北大灿亮现身

最近读到李平教授和戴文静教授两本《文心雕龙》研究的新书，欢喜赞叹。

《文心雕龙》成书于一千五百年前，内容丰富，文辞古雅，是文学理论的旷世经典，一般人所知却不多。2023年春，央视的《典籍里的中国（第二季）》推出《文心雕龙》专辑，这条“雕龙”飞入寻常百姓家，多人认识了。

它的大名主要存在于文学学术界，和百年前黄侃的“侃侃谈‘龙’”很有关系。黄侃1914年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1927年根据其讲授内容出版《文心雕龙札记》一书，获得现代《文心雕龙》研究（简称“龙学”）先驱的称号。黄侃让“雕龙”灿亮现身，渐渐形成龙学这门显学。

安徽师范大学的李平教授数十年来专治龙学，成书多种，为士林所重。今年2月面世的《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研究》，是他最新的学术硕果。黄侃当年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有一段学术霸权争夺的历史，李平写道：“清末民初，北大校园流行着推崇魏晋文风与取法唐宋古文两股势力，角力争雄，以致互不相让，欲置对方于死地。”

在斗争中，拥唐宋古文的“桐城派”，其末代大将林纾“被迫离开北大”，对敌方的章太炎及其门生黄侃等人恨之人骨，愤怒异常，骂章门诸人为“庸妄之谬种”。章门的钱玄同“以其人之‘词’，还治其人之身”，斥林纾为“桐城谬种”。黄侃继而加入战斗，“揭桐城派鼻祖方苞不学无术的老底”。

我在香港读中学时，中文课本选了桐城派姚鼐的文章。众同学为了便于记忆，把姚鼐、方苞读成“牛奶、方包”。一百年前方被揭老底，不就是网络时代所说的“人肉搜索”吗？想不到学术“争鸣”，于“古”更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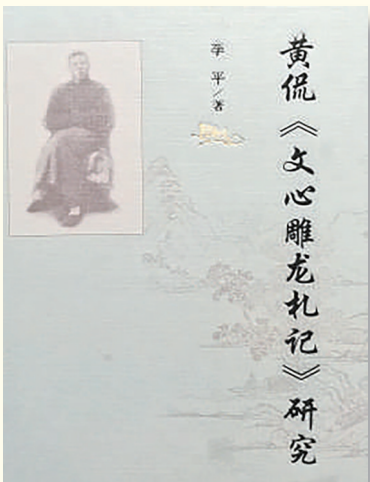
“黄札”为龙学必备之书

李平教授这本大著，主要的贡献当然在于对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黄札”）观点的阐释、评论和发挥。传统对《文心雕龙》的关注，集中于文本校注和评点；“黄札”超越传统，“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考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李平指出，“黄札”内容的重点落在《文心雕龙》三十一篇主旨的阐释上，作者因为学殖深厚，颇具诗文创作经验，对各篇的主旨研析多有创获，“对《文心雕龙》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启迪尤甚，至今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文学之为语言的艺术，是现代学者的共识。《文心雕龙》文大虑周，理论高明而中庸，其理论包括它文本体的重视；其《原道》篇、《情采》篇，所论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不谋而合。“黄札”强调《文心雕龙》下篇的“专美”之文，即剖析文采的那些篇章，道出了《文心雕龙》作者刘勰的文学观；这个观点，与西方十九世纪以来的“美文”即 belle lettres 观（李著用“纯文学”一词）相应，这无疑为“黄札”的话语带来现代意义。《文心雕龙》当然强调“炳耀仁孝”“顺美匡恶”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它同时重视文采，正是理论高明而中庸的表现。黄侃洞察刘勰的文心，欣赏此书“雕龙”之美；阐释篇章，彰显其理论价值所在。“黄札”的贡献在此。

“龙的传人”

李平不仅阐释“黄札”的内容及思想，还探索“黄札”思想的渊源，指出其借镜之处；书中广博征引，深度钻研，让人叹为观止。李著对当时学人的描画记叙，也饶有趣味。上文略述过两派争霸的概况。争霸的一方，如黄侃感动于恩师章太炎“寅庐至数月不举火，日以百钱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研究》
李平 中华书局



《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研究》
戴文静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市麦饼以自度，衣被三年不浣”；黄侃则是“性情激烈、脾气暴躁，为人常常意气用事，行动每每有睚眦常理”。这部理论性著作，因此增加了人物传记的维度。

此外，对整个现代龙学的历史，包括“龙的传人”，李平也研究有素。例如，他谓黄侃这“现代龙学之祖”，门下诸生代有其人，其一是爱徒兼女婿的潘重规先生。潘先生是我的大学老师。当年少不更事，在学生报上发表文章，内容涉及对一位老师的调侃。潘老师是系主任，被讥讽的老师是他聘请来校的，他认为学生应遵守尊师规矩，在课上不点名地教训了我一顿。临毕业前，系方评定毕业生的学位等级、审评报读研究生的资格，潘先生是重要成员，手握生杀之权。结果我获得一级荣誉学位，且被录取为研究生。潘先生与其师长兼岳父黄侃的“常常意气用事”不同，宽厚待人，是我的恩师。

五位学者向原文“跪低”

读江苏大学戴文静教授今年5月面世的《英语世界《文心雕龙》百年传播研究》，我“惊佩”不已。若想向英语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必须通过翻译；这本一千五百年前面世、文辞典雅深奥的文学理论经典，怎样才能翻译得既“信”且“达”呢？

魏晋风骨的“风骨”一词，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符号，《文心雕龙》的“风骨”该怎样翻译呢？戴文静告诉我们，不同译者对此词的英译五花八门，但也有相同的：她说有五位学者绞尽脑汁后，不得不向原文“跪低”，把“风骨”翻译为“Wind and Bone”。这真是“信”得可以，那“达”呢？

中国文学里，可有一种东西如雪莱 Ode to the West Wind《西风颂》的“风”，或米切尔 Gone with the Wind《飘》；由小说原著改编成的电影名为“乱世佳人”的“风”？可有一种东西如“牛仔”

展可能会受到掣肘。这些问题促使城市进入第三次转型。

城市第三次转型的内容就是从经济城市向文化城市和智慧城市的转型。经济城市给城市塑造了高大伟岸的城市形象，但高大伟岸的城市形象如何才能在经受雨雪风霜中依然保持强大的吸引力，这就需要在城市的形象中嵌入思想文化的灵魂，也需要在不断老化的城市躯壳中赋予其技术的力量。硬实力的确能够让城市壮大，但思想文化才能够使城市永远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技术则赋予了城市强大的活力。不过，人们长期以来对城市功能的理解主要是满足于物质财富的追求却忽视了思想文化元素。因而，思想文化的元素在城市发展中长期没有得到重视。随着城市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城市居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经从物质财富转向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兼备。正是在这样的现实需要下，城市开始越来越注重软实力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是要挖掘城市的历史文化，而且还包括凝练城市精神、提炼城市品格、提升城市形象、打造城市品牌等。

软实力是城市的内涵素质

城市的软实力是城市的内涵素质，这是城市吸引力的关键要素。但是，城市本身需要不

●胡键

断发展，那就意味着城市必须要充满活力。城市的活力至少体现在这样一些方面：一是以年轻人而体现出来的城市年轻程度；二是通过发达的技术体现出来的城市发展活力；三是前面两者结合起来而产生的城市发展动力。换言之，城市的活力指数，除了年轻人的数量外，技术就是衡量城市活力指数最重要的指标。有年轻人同时也拥有先进的技术，但如果二者不能有效结合，那么也不能体现城市的活力。将年轻人与新兴技术有机结合，这样就会形成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巧实力”。

从上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一些事实，首先，在经济处于低水平时期，城市软实力建设是可有可无的，也不可能得到重视。但是，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城市软实力建设就自然提上日程。有些问题虽然出在经济上，但解决问题的钥匙却在经济之外，特别是在软实力上。因为，软实力往往对经济具有重要助推作用，使经济发展走出瓶颈。

其次，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贫困，而当经济发展解决了贫困问题以后，不同城市之间的竞争也必然转向城市软实力的竞争。当然，城市软实力的竞争绝对不像城市硬实力的竞争那样显现和直接，城市软实力的竞争往往是无形的、间接的，

突出地表现为世界各大城市都以发展文创产业来提升城市软实力。而世界各大城市发展文创首先都是以自己的历史文化作为基础的，要么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保护性开发，要么是对自己的历史文化进行“活化”保护，最终都指向以历史文化来打造文化品牌，以文化品牌来进行城市的战略传播，从而提升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可见，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和灵魂，是城市的内核、实力和形象；城市是文化的凝结和积淀，是文化的容器、载体和舞台；城市与文化是与生俱来、密不可分的一体；文化更是城市的形象师，它雕塑着城市的内核却型塑着城市的外貌。

再次，城市实力建设的内容非常广泛，但归根到底还是在于提高市民素质。一个城市不管有多发达，不管有多高大，也不管有多大规模，但如果市民素质大多表现为心浮气躁、急功近利、诚信缺失、责任感缺失、人际关系冷漠等，那么这样的城市是不具有凝聚力、吸引力和良好形象的。因此，虽然我们建设的是城市软实力，但实质指向的是市民素质的提升问题。城市现代化最根本的标志在于人的现代化。只有高质量的人才素质，才能确保高质量的城市发展。

（据《北京日报》作者为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长沙七月，热浪翻腾，九十五岁高龄的鍾叔河先生躺在病床上一边吸着氧，一边还在看还在写。

去年十月住院后，鍾老已失语，但记忆清楚、思维清晰，尚能用右手书写达意。其间，鍾老与我有信函来往，他在信中说：“我已完全失语，但听觉还可以。痛苦也在这里，不能讲话了……”我回信说，您老保重，我一定来长沙看您。此番回长沙，到医院四次探望鍾老。第一次去医院，他笔谈八页纸，高压到了一百八，医生叫停，他仍摆手示意要我不着急走。离开病房前，他赠我今年新出版的《蛛窗述闻》，扉页上面写道：“定之同志：这是抗战胜利我十四岁时的习作，幼稚不堪呈政，只请留作纪念耳。”受赠大作，我欲罢不能，一气读完，感慨良多。之后，我又三次前往医院探视鍾老，捧书奉教。

抗战时期，少年鍾叔河随父母避往湖南平江乡下老宅中，并在平江读到了初中二年级，抗战胜利后，1946年暑假期间，家人均回长沙，他独自在“蛛窗”等待开学，寂寞难耐之际，没事找事，便述“父老聚谈所闻所见可喜可愕之事”，“方丈小室，足不出户，惟尘窗老蛛，蠕蠕网际，一似为余伴侣者。既成此卷，乃弃数言，且命以名。”这便是《蛛窗述闻》原稿的来历。

2016年，俞晓群、杨小渊小批量制作了五百影印本，由海豚出版社印行。原作文言文写成，没有标点，影印本很具收藏价值，但对大量阅读者和研究者而言似有不便之处。赵倚平、任理颇具慧眼，携手校点注释，2025年1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鍾老在《作者题记》中写道：“古人文章有成，每每悔其少作。我先是为了有复本分给自己和兄姊的后人，同意杨、俞二君拿去影印；今又为了改正错误，少貽误读者，同意赵、任二君进行校点；真可谓不知悔愧，老益无成矣。”

“幼稚不堪”是鍾老自谦，当前各种书籍汗牛充栋，而《蛛窗述闻》从内容到装帧设计却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确有其独特气质和价值。赵倚平说：“固然，这是他初中还未读完时所写的文字，在他看来，当然是幼稚的。但我们读来，却并不见其幼稚。比照中国古代的笔记体文字，也并不见得逊色多少。虽然他的初衷，只是练习作文和供自己日后阅看，但后来这类文字，因社会变迁，却越发稀少且几近于无了。能有这样一本，已很罕见，因此出版流传，还是有意义的。对于社会学民俗学家来说，可以从中窥到当时湖南社会的民俗风情之一斑。”鍾老说，“这四十多则小文，确实都是平江的民间传说和本人的见闻，极少‘创作’的成分，这一点倒是我敢擅自自珍的，我认为记录民间传说比写小说更有一些。”任理云：“不管怎么说，《蛛窗述闻》这部‘青涩’之作，开启了鍾叔河的创作之旅。”

这样一本书当然值得反复赏鉴。书载“述闻”四十二则，其中最后一则只记“目录”，有题无文，据鍾老后来回忆，则是父母催促他去长沙上学之故。四十一则“述闻”中，“内容有鬼狐记载，异闻奇物，人间怪事，艺文巧话”有的篇章新奇别致、令人忍俊不禁，有的则起伏跌宕，让人扼腕叹息。

开篇《王县令》写了这么一个故事。某县多盗，王县令自负才干，致力尽勤，到一旅店捕贼时将一商人一并缉拿。商人陈情，余本非盗，盗亦代白。可王县令说“宁多杀一客人，决不使脱一盗也”，又说“若冤尔，偿命何如？”于是，呼天抢地的商人只能“瞑目就刑”。此后，县令以功擢升，却遭鬼索命，得狂疾不治而死。文后写道：“此事余父常言，辄戒后辈慎从政云。”一个“慎”字道出全篇警策，治世建功焉能不慎，人命关天焉能不慎！

《周神仙》讲一名少孤而贫的乡人周某，被一老道士“携之去暮阜山深岩中，授以道术。成而令下山。嘱曰：‘仙才难得，成仙尤难。汝当珍重道法，以济众生，可成仙果，慎之慎之。’”然而，周某下山后不甘贫苦，心想，“有如是术，何愁不得享乐；神仙清苦，有何可羨？”于是周某赴长沙，“出其术以眩世人”，此后“周神仙”之名大噪。“渐而华轩大厦，高车肥马，仆婢妻妾，筵席珍奇，虽大富贵家莫可比拟，显宦高官平辈交往，儒士大夫率拜门下，煊赫一时。仍不安本分，运玄妙之术，竟搬运银行现金数百万，府库为虚。”最后，“周神仙”落得被省府枪决的结局。文中说：“呜呼，仙才之难得也，享乐之惑人也，近世斯烈，周神仙者是已。”读罢这则故事，令人唏嘘不已，古往今来，多少“仙才”和“人才”败在“享乐”上面，倘若“珍重道法，以济众生”何至如此！此则“述闻”足以警省“人才”勿蹈“仙才”覆辙。

《鲍超诗》一篇同样令人拍案叫绝。“前清鲍超以营弁积功至爵师，威震天下。”鲍超文化程度不高，但不失智慧。“赐第京师时，权贵一时，翰林院诸名士辈轻之，欲一窘图快。一日，以《雀群图》求鲍题咏。鲍欣然，从容吟曰：‘一巢二窠三四窠，五雀六巢七八窠。食尽人间多少粟，凤凰何少尔何多？’盖巢谐科，刺翰林科第多士也，众人色沮而退。”令人称奇的是，鲍为“游击”时，曾被敌军围困，鲍令下属拟请援文书，“吏抹涂殊缓，鲍怒曰：‘豈有今日作书生态者！’夺笔急写一‘鲍’字，于字外面圈数重，呼骑将突围出。主将见书曰：‘鲍字营危矣。’发兵援之，内外合攻”，敌军大溃，于是鲍超名扬天下。此则故事，笔墨极简，描绘刻画却栩栩如生，不啻是一篇传神精彩的美文，同时对好作官样文章者实乃极值之镜鉴。

书中《一王爷》《鸦片》《鬼吃鸡》《李次青联话三则》等篇目也都令人过目不忘，或寓意深邃，发人深思；或机智幽默，意趣横生。通观全书，笔下是妖魔鬼怪，实则道的是人间万象，并不觉虚幻；纸上演绎的是凡间俗事，折射的却是人情物理，甚至是天下大道，可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文言文简洁凝练，意境深远的特点，在十四岁少年的初创之作中得到充分体现。不少篇章中，文后都有“白”，这是作者对叙述事件的灵魂拷问，是全文的点睛之笔、神来之笔，以此可窥少年鍾叔河的逻辑框架和思维范式，“这也是后来《念楼学短·念楼笔》的嚆矢和滥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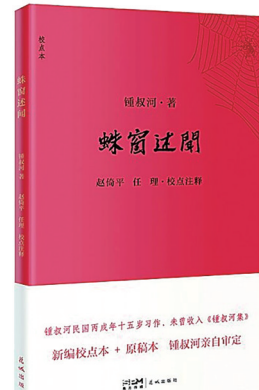
在和鍾老笔谈时，我说我佩服编辑的眼光，自己很喜欢《蛛窗述闻》。这本书耐读，很有意思，真实和真心的“记录”，好似一面镜子，反映了当时老百姓的所见所闻所思。许多故事都能引发对现实的思考，充满哲理和智慧。鍾老说：“过誉使我惭愧，它只有所谓‘国文’教育的一个标本。平江是文化落后之区，但当时全班三四十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能写出比这更好一点的文字。有一点我倒同意，它虽然幼稚，但多多少少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可说是传统社会、四千年至今的社会）的万象，从一十四岁少年的眼中笔下多少留下了一点‘真’。”

“真者，精诚之至也。”巴金先生晚年多次呼吁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以此观之，十四岁少年鍾叔河的这点“真”何其珍贵！

十四岁少年的真

——读鍾叔河《蛛窗述闻》

●晓矛



《蛛窗述闻》
鍾叔河 著 花城出版社